

※刪補名醫方論卷八-方劑 167

吳茱萸湯

治厥陰病，乾嘔吐涎沫，頭痛者。少陰證，吐痢手

足厥冷，煩躁欲死者。陽明食穀欲嘔者。

吳茱萸 一升 人參 三兩 生薑 六兩 大棗 擘，十二枚。上四味，以水

七升，煮取二升，溫服七合，日三服。

〔集註〕：

羅謙甫曰：仲景救陽諸法，於少陰四逆湯必用薑附；通脈四逆湯倍加乾薑，其附子生用；附子湯又加生附至二枚。所以然者，或壯微陽使之外達，或招飛陽使之內返，此皆少陰真陽失所，故以回陽為亟也。至其治厥陰，則易以吳茱萸，而併去前湯諸藥，獨用人參、薑、棗者，蓋人身厥陰肝木雖為兩陰交盡，而一陽之真氣實起其中，此之生氣一虛，則三陰濁氣直逼中上，不惟本經諸證悉具，將陽明之健運失職，以至少陰之真陽浮露而吐痢，厥逆，煩躁欲死，食穀欲嘔，種種叢生矣。吳茱萸得東方震氣，辛苦大熱，能達木鬱，直入厥陰，降其盛陰之濁氣，使陰翳全消，用以為君。人參秉沖和之氣，甘溫大補，能接天真，挽回性命，升其垂絕之生氣，令陽光普照，用以為臣。佐薑、棗和胃而行四末。斯則震坤合德，木土不害，一陽之妙用成，而三焦之間無非生生之氣矣，諸證有不退者乎？蓋仲景之法，於少陰則重固元陽，於厥陰則重護生氣，學者當深思而得之矣。

※刪補名醫方論卷八-方劑 168

烏梅丸

治厥陰病消渴，氣上撞心，心中疼熱，饑而不欲食，

食即吐蚘。又主久痢。

烏梅 三百個 細辛 六兩 乾薑 十兩 黃連 一斤 當歸 四兩 附子 六

兩 蜀椒 去汁，四兩 桂枝 六兩 人參 六兩 黃柏 六兩。上十味，異搗篩，

合治之。以苦酒浸烏梅一宿，去核蒸之，五升米下，飯熟搗成泥，和藥

令相得，納臼中，與蜜杵二千下，丸如梧桐子大。先食飲服十丸，日三，

稍加至二十丸，禁生冷滑物臭食等。

〔集註〕：

柯琴曰：六陰惟厥為難治。其本陰，其標熱，其體木，其用火，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，或收、或散、或逆、或從，隨所利而行之，調其中氣使之和平，是治厥陰法也。厥陰當兩陰交盡，又名陰之絕陽，宜無熱矣。第其具合晦朔之理，陰之初盡即陽之初生，所以厥陰病熱，是少陽使然也。火王則水虧，故消渴氣上撞心，心中疼熱；氣有餘便是火也。木勝則剋土，故飢不欲食。蟲為風化，饑則胃中空虛，蚘聞食臭出，故吐蚘也。

仲景立方，皆以甘辛苦味為君，不用酸收之品，而此用之者，以厥陰主肝木耳。洪範曰：木曰曲直作酸。內經曰：木生酸，酸入肝。君烏梅之大酸，是伏其所主也。配黃連瀉心而除疼，佐黃柏滋腎以除渴。先其所因也。連柏，治厥陰陽邪則有餘，不足以治陰邪也。椒、附、辛、薑大辛之品並舉，不但治厥陰陰邪，且肝欲散，以辛散之也。又加桂枝、當歸，是肝臟血，求其所屬也。寒熱雜用，則氣味不和，佐以人參，調其中氣。以苦酒浸烏梅，同氣相求，蒸之米下，資其穀氣。加蜜為丸，稍與而漸加之，緩則治其本也。

蚘，昆蟲也，生冷之物與濕熱之氣相成，故藥亦寒熱互用，且胸中煩而吐蚘，則連、柏是寒因熱用也。蚘得酸則靜，得辛則伏，得苦則下，信為治蟲佳劑。久痢則虛，調其寒熱，酸以收之，下痢自止。

赤石脂禹餘糧湯

治久痢不止，大腸虛脫，服理中丸而利益甚者。

赤石脂 搗碎，一斤 禹餘糧 搗碎，一斤。上二味，以水六升，煮取二

升，去滓，分溫三服。

〔集註〕：

柯琴曰：甘薑、參、朮可以補中宮元氣之虛，而不足以固下焦脂膏之脫。此痢在下焦，故不得以理中之劑收功矣。然大腸之不固，仍責在胃，關門之不閉，仍責在脾。二石皆土之精氣所結，實胃而瀉腸，急以治下焦之標者，實以培中宮之本也。要知此證土虛而火不虛，故不宜於薑、附。若濕甚而虛不甚，復痢不止者，故又當利小便也。

※刪補名醫方論卷八-方劑 170

白頭翁湯

治厥陰熱痢，下重，脈沉弦，渴欲飲水者。

白頭翁 三兩 黃連 三兩 黃柏 三兩 秦皮 三兩。上四味，以水七

升，煮取三升，去滓，溫服一升，不病更服一升。

〔註〕：

三陰俱有下利證，自利不渴者，屬太陰也；自利而渴者，屬少陰也。惟厥陰下利屬於寒者，厥而不渴下痢清穀；屬於熱者，消渴下重，下利膿血。此熱利下重，乃火鬱濕蒸，穢氣奔迫廣腸魄門，重滯而難出，《內經》云暴注下迫者是矣。君以白頭翁寒而苦辛，臣以秦皮寒而苦澀。寒能勝熱，苦能燥濕，辛以散火之鬱，澀以收下重之利也。佐黃連清上焦之火，則渴可止。使黃柏瀉下焦之熱，則痢自除也。治厥陰熱利有二，初痢用此方，以苦燥之，以辛散之，以澀固之，是謂以寒治熱之法；久

痢則用烏梅丸之酸以收火，佐以苦寒，雜以溫補，是謂逆之從之，隨所痢而行之，調其氣使之平也。